

明末清初史料選刊

豫變紀略

〔清〕鄭廉著



K248.1

10

2

B163/13

〔清〕鄭廉著

明末清初史料選刊

豫變紀略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

B163443

豫變紀略

〔清〕鄭廉 撰
王興亞 點校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
(杭州武林路 125 號)

浙江新華印刷廠印刷
(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橋邊)

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

開本 850×1168 1/32 印張 7.25 插頁 2 字數 160,000 印數 1—8,500
1984 年 6 月第 1 版 198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統一書號: 11347·1

定價: 1.01 元

校點說明

《豫變紀略》八卷，明末清初人鄭廉撰。鄭廉字介夫，一作戒德，號石廊（二），自稱野人，晚年自號柳下野人，家居河南歸德府（今河南商丘市）城東四十里的七松園。他生于崇禎元年（一六二八），卒于康熙四十九年（一七一〇）。其先世，以軍功授歸德百戶，到他出生時，家里有「薄田五百畝」（三），生活已並不寬裕。

鄭廉生活在明清之際。十五歲那年，李自成、羅汝才等農民軍聯合攻克歸德府，他被俘于羅營，後「間關得脫」（三）。順治二年（一六四五），清兵占領歸德，他入郡縣為諸生，以後到開封參加鄉試十三次，都不第。從此，他久居民間，但堅持攻讀，寒暑弗綴，「蓬戶席門，旬日不舉火，怡如也」（四）。他一生寫了不少詩文，趙炯稱他「文成數百，詩成數千，富矣」（五）。著有《柳下堂鉄漢樓詩賦雜著》、《坐言瑣筆》及《豫變紀略》等（六）。

關於此書撰寫的目的，他在本書《序二》說得很清楚：

「閱逢之歲，柳下生讀書東里，患夫野史所記豫變之誣也，綴輯聞見，為《豫變紀略》，以信其傳。」

這裏所說的野史，係指他所見到的私家撰著，如谷應泰《明史紀事本末》、吳偉業《綏寇紀略》、彭孫貽《流寇志》、鄒漪《明季遺聞》以及陸應陽《樵史》等。正是基于上述目的，鄭廉在撰寫過程中，十分注意搜集資料，不僅取材于時人奏疏、史家撰著以及順、康年間河南地方志書，而且據其經歷和見聞，出訪故老，進行實際考察，并對於收集來的各種材料，折衷疑信，按編年體紀事，略仿綱目義例，寫成是書。

關於此書成書的時間，未見確切記載。書中卷七引有《郊縣志》，并謂：「志為余友全車同筆也。全博學有文，熟有掌故，不妄言。其敘孫督師戰略特詳，予固多所取材焉。」按該志刊于康熙三十二年，可知《豫變紀略》成書不會早于此年。又據鄭廉申述，田實山曾為本書「校勘評跋」，按田實山卒于康熙四十年，此證本書成書不會晚于此年。

本書記述的主要是天啓二年（一六二二）至順治二年河南的歷史，首尾凡二十年。其主要內容，本書《序一》有概括說明：

「上而天日星文之災異，下而山川人物之凋傷，內則朝廷之命將出師，外則盜賊之抗軍破陣，大則青犢黃巾屠城而略地，小則狗盜鼠竊逐地而成羣。一時之仗鉞專征者，率求馬革不可得，而分符守土者，往往抱頭于草間而求活也。石廊則一一紀之。」

由于作者是河南人，親身經歷了明清之際河南的社會變革，與農民軍有過直接接觸，同時又比較注意求實，因而使得這部著作有如下的特點和優點。其一，比較全面地記述了明清之際豫變之梗概。其二，內容廣泛，重點突出。書中所記，有自然變化，又有社會變化。對後一方面，它着重敘述了

河南各地的農民起義，尤其是李自成、張獻忠、羅汝才、袁時中等農民軍在河南的活動。這實際上是本書的重點。其三，它去偽求真，力辨清初史家著述及社會傳聞之誣，并輯錄了許多有價值的歷史資料。因此，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記述明末農民起義軍在河南情況的專著。而由于河南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居于很重要的地位，就使得本書的價值遠遠超出了河南地方史的范围，是為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史的人所不可不讀的。

本書的缺點也顯而易見。這不僅表現為作者受其時代和階級的限制，在字里行間充滿着對農民起義的仇恨（如稱之為「賊」、「寇」之類），以及用傳統的「天人感應」思想來解釋自然和社會現象，也還表現為所獲得材料的局限性。從本書里很少看到明代官方的邸報、塘報，更談不上農民軍在河南發布的文告了。在材料鑒別上，作者也過分地相信口碑，這就無法以充分的證據去正其偽誣。他的友人田實山曾說：「余讀柳下野人《豫變紀略》中敘劉生通和睢寧事，遍咨之，父老弗知也」（七）。

本書最早的刻本，是乾隆八年（一七四三）河南夏邑彭家屏刻本（簡稱原本）。乾隆二十二年（一七五七）彭遭文字獄禍，其子彭傳笏將家藏本書刻本及其他書籍焚毀。清政府在抄家時，發現有遺存「豫變紀略刊本」，將它定為禁書。此後，本書原本及瞿瞿室藏版刻本（簡稱瞿瞿室本）就很少存在（八）。直至民國九年，本書才為河南官書局所刊刻（簡稱官書局本）（九）。民國十一年，三怡堂叢書刻本又輯有此書（簡稱三怡堂本）（一〇），以後前河南省圖書館又據三怡堂本原板重印（簡稱省館本），原板遺失者，以石印補之。（一一）另外本書抄本有三：一是淡寧軒抄本（一二），內有王錫生民國四年手校識語。二是

中州文獻征輯處抄本（簡稱中州文獻本），係于民國四年據記過齋抄本抄出。〔三〕三是廣含等的抄本。〔四〕

以上八種，均以彭家屏刻本爲底本，但內容互異。彭家屏刻本的發現，爲我們弄清楚這本書的內容提供了依據。

這次的校勘，以彭衙藏版本爲底本。原本不誤的，一律不作校注。原本衍誤僞脫，凡是查有確據的，即予改正，在校注中說明原本作某及改正的理由。原本條目順次錯亂及記事舛錯的，一律不行調整，只在校注中說明。其他諸本，尤其是刻本改動原本或衍誤僞脫者，間亦寫入校注。原本中因避清帝名諱之改字則直接改正，亦寫入校注。原本書以干支紀日，今悉注陰曆日次，在原紀元下注以公元。又原本卷八所附《紀事本末辨訛》、《明季遺聞辨訛》、《白愚濕襟錄摘語》，以無關本書，現都略去不錄。

在校勘過程中，得到了有關圖書館善本書組的大力支持。這裏謹致謝意。

王興亞

一九八三年四月于鄭州

【校注】

〔一〕此據鄭廉《柳下堂遺集》卷一、劉樸《虛直堂文集》卷一〇、田蘭芳《逸德軒文稿》卷二、李敏修《中州先哲傳》卷二五等。

〔二〕鄭廉《柳下堂遺集》卷一《答某令書》。

〔三〕見本書卷首彭家屏題辭。

〔四〕李敏修《中州先哲傳》卷二五·文苑三·鄭廉傳。

〔五〕鄭廉《柳下堂遺集·凡例》。

〔六〕鄭廉《柳下堂遺集》卷一·墓志銘·附男先甲述。

〔七〕田徵山《逸德軒文稿》卷二·李義烈傳。

〔八〕瞿瞿室藏板本，封頁上作「中州鄭石廊先生著 豫變紀略 瞿瞿室藏版」三行十七字，版心下端，每頁均有「瞿瞿室」三字。係照原本版式重刻，內容略有改動。今遼寧省圖書館、河南省圖書館有藏。

〔九〕河南省官書局刻本，書前作自序三篇，卷次、目錄與原本有異。

〔一〇〕三怡堂叢書刻本，係據官書局本刻印。

〔一一〕所補之石印頁爲：卷首第七，卷一第二〇、二一，卷二第七、八、十三、十四，卷三第十三、十四，卷四第二〇、二四，卷五第十五、十六，卷六第三一——三四、三七——四五頁。

〔一二〕淡寧軒抄本，與原本同，今藏北京圖書館。

〔一三〕中州文獻編輯處抄本，目錄與原本同，文缺卷首序二篇及卷一年表。今藏河南新鄉市圖書館。

〔一四〕廣含等抄本四冊；第一冊封頁上書廣含手錄，第二冊書廣忠手抄，第三冊書長發手抄，第四冊書家倫手抄，卷五缺第一頁。今藏河南省圖書館。

彭家屏題辭

明末闖賊之禍，流毒海內，而于吾中州尤慘酷。父老相傳，至今猶悸。鄉先生鄭石廊，幼陷賊中，間關得脫。其于時事，皆所目擊，鏑閉棘籬，追維紀事，于諸書不無鉅錡，要之歸于實錄。敝筭淹久，半飽脈望，茲爲輯而梓之，以垂永久，庶使覽者嘆當時之喪亂，幸今日之太平，可以動君子之鑒觀，戢細民之匪辟，是有功于世道，非僅以博舊聞也。

乾隆八年癸亥（一七四三）夏青原山人彭家屏題辭。

【校注】

〔一〕此篇原本無標題，版心作題辭。官書局本、三怡堂本作「彭序」，廣含等抄本失載。按其內容，係彭家屏爲刊刻本書撰寫的題辭。故定其篇名爲「彭家屏題辭」。

序一〔一〕

余既寓書九原，而與子金先生問序矣。先生顧能隔世而爲我序書乎？不如余代先生而爲之也。

序曰：凡人著書，則必有序焉冠其首，蓋以推著作所由來，而欲其書之信且行天下也。審如是，則非大有力者振臂而發之，不能鼓作者之氣，而服天下後世讀書者之心。夫千鈞之弩，不遇烏獲不能張；萬斛之舟，不得江湖不能運。張千鈞之弩，運萬斛之舟，此其方，必與弩與舟相副，而後足以運之張之也。否則，甫執跼而牘已絕，方鼓舵而膠于灘矣，而欲使其舟之運、弩之張，貫兕革而破秋濤也，能之乎？吾友鄭子石廊，其筆不啻千鈞之弩也，其胸所藏，不啻萬斛之舟也。所紀明末二十年豫州之變，井井有條，可以佐史家之一轡。予讀之而不禁河漢焉，乃其意欲然欲得予一言以發之，予顧敢任是役乎哉！竊念啓、禎二十餘年中，始而黨錮，繼而誅鋤，積而爲旱蝗、饑饉、疫癘、兵戈之變，天中片壤，不啻火熱而水深。當是時也，求生不可得全，欲死亦不能遽滅，直無術以延朝夕也。古人謂：『安得山中千日酒，酩酊直到太平時。』痛哉言乎！何其先得我心乎！是時，予方冠。石廊少予三四歲，其流離困頓，略與予同，乃能取痛定之思，爲之紀變，上而天日星文之災異，下而山川人物之凋傷；內則朝廷之命將出師，外則盜賊之抗軍破陣；大則青犢、黃巾屠城而略地，小則狗盜鼠竊逐地而成羣，一時之仗鉞

專征者，率求馬革不可得，而分符守土者，往往抱頭于草間而求活也，石廊則一一紀之，毛發不遺，而猶以略言者，恐有闕漏而望補救于人也。嗟乎！石廊可謂謙謙君子矣。予嘗閱其稿，而躍然喜曰：『是誠先得我心矣。』予久欲爲書而未逮，世有石廊，吾之筆硯可焚矣，喙長三尺，不亦樂乎。一日與簣山游芙蓉之城，坐修文之館，回憶疇昔，猶如夢囈。彼夫廟堂之水火，蛇豕之縱橫，將相之賢奸，生民之塗炭，一時曩景，直如雨後春花耳。石廊猶未忘情而著書，或者石廊夢猶未覺耶，何乃猶寓書而問序也？予即無石廊之筆與石廊胸中之所藏，不足以張其千鈞之弩，而運其萬斛之舟，而有以發乎石廊也。予願謝是役乎哉！爰次其語，以爲序」。

【校注】

〔一〕序一 原本版心作「豫變紀略」序。官書局本、三怡堂本、中州文獻本俱無此篇。

序二

闕逢之歲，柳下生讀書東里，患夫野史所紀豫變之誣也，綴輯聞見，爲《豫變紀略》，以信其傳。同學睢州田簣山嘗爲校勘評跋之。迨書易稿將成，而簣山既赴白瑤宮之召矣，乃引端數語，不出其手不可。于是代爲序曰：「史以傳信，不信則誣，誣則無以史爲也，而傳信實難。夫金匱石室之藏，既毀于咸陽之一炬，則柱下無徵，螭頭莫考，雖董、南、班、范，不得不閉筆而長吁矣，況在赤眉、銅馬、海宇陸沉之後乎！墨吏戎臣，不能以天戴其主；慈孫孝子，豈知以禮事其親？于是國史僞，而求諸家；家史僞，而求諸野史；野史既出，則不惜眯目糊心，公然出而瞞天誣世矣。柳下生奮然于蓬蒿之中，張目而大呼曰：『有是哉！而目如豆，而心如漆，而何知，乃欲以三寸鷄毛筆，悍然欺天下後世耶！秦、晉、燕、趙，吾不知，陝、洛、漳、衛，吾知之；青、徐、吳、楚，吾不知，宛、汝、梁、宋，吾知之。二十年間，上下千餘里，吾耳所聞，吾目所見，吾身所親經其患難，俯仰今昔，猶爲心悸，而乃云然，又將誰欺？』于是，鍵戶數年，拊撫爬剔櫛比而無所遺。猶以爲未也，乃出而訪牆東之故老，叩天寶之宮人，杖策函關，流涕于銅仙之辭漢，袞裳汙水，躑躅于石鼓之渡河，甚至鬼語秋墳，石言曠野，莫不刻畫其聲情，而推敲其踪跡之所以然。爲書十餘萬言，嘗出示予。予既愛其才，悲其志，而猶病其輕信輕傳，其視世儒，恐不免魯衛

之饑也，亦嘗爲之搜輯見聞，資其點染，乃不謂魯戈揮卷而大夢忽醒矣。間嘗與當時馬革諸公，寤言于芙蓉城畔，掀髯把袖，歌哭都忘，乃始悟從前之造化愚人，如憑物怪正，不必問其誰爲功而誰爲罪也。當是時也，賢者，蓋自己之棺，而不肖者，詎能遺他人之臭乎！其搖吻掉舌者，猶瑩瑩然簧鼓于其後，吾不知其何心也。今茲書成矣，幸即殺青，焚一帷于睢水東南無咎村之樹下，使予于九原落葉中，偕諸公放聲快讀，而因以斟酌其當否，未必非著述家鬼兵之一助也。柳下生安可以冥明異域而遽忘是正之虛衷乎。嗚呼！續有商訂，則將憑乩而報之矣。」

【校注】

【一】《序二》原本置《序一》後。官書局本、三怡堂本、中州文獻本俱無此篇。

自序一 [二]

《豫變紀略》，柳下野人紀豫變之略也。紀變宜詳，何略乎爾？詳則詳之，略則略之，不能皆詳，故從略也。略之，乃所以詳之也。其略之所以詳之也奈何？野人，宋人也。宋詳，豫則不得不略也。人必生其時，處其地，而後能詳其人與事。猶有生其時，處其地，而不必詳其人與事者。而況近則百餘里，遠則千餘里者乎？其不能詳而略之也固宜。不能詳矣，何紀乎爾？野人蓋惡夫不知而作者欲詳其事而或不知其略者也。夫人居室中，固能詳室中事耳。室之外，耳目聞見，其勢必不能詳，而況其什百千萬者耶！則宋之外，如宛、鄴、周、梁、烏乎知？即豫之外，如秦、楚、燕、趙，又烏乎知？野人曰：予宋人也，知宋事，知之，故紀之。書年，書月，書日，書時，知之詳，故紀之詳也。宋，豫之東邊郡也。由宋而西爲開封，其南爲汝寧，折而西爲南陽，又折而北爲河南，渡黃河，太行山下爲懷慶、彰德、衛輝，是爲河北三郡，皆豫州地，去宋數百里，或千里。當崇禎十餘年間，饑饉流離，矛戟縱橫，盜賊之或往或來，誅討之或勝或負，將相之或亡或叛，城邑之或破或存，以及忠臣孝子之死亡，烈女畸人之行事，常留天地，炳若日星，是誠當世得失之林也。其或隱見浮沉，而爲稗乘之所不及收者，皆不可以不紀。然而，耳目懸絕，傳聞異辭，其勢固有不得而詳者矣。不能詳，故略之。詳以傳信，略以傳疑，庶幾或可無惡于不知

而作者乎。嗟呼！宋人詳宋，則紀宋梁人詳梁則紀梁。推之，秦人詳秦則紀秦，楚人詳楚則紀楚，天下雖大，亦猶是也。惡在其略而不能詳也乎。故曰略之，乃所以詳之也。于是，采輯見聞，折衷疑信，自黃河清始，至大有年止，首尾凡二十年，綜厥時事，約其次第，爲《豫變紀略》，藏諸柳下草堂，備觀覽焉。

【校注】

〔一〕自序一 官書局本、三怡堂本無此篇。

自序二〔二〕

豫州，天下心腹也，四方視以爲治亂焉。東接徐、魯，西通秦、晉，北達燕、趙，南控吳、楚，地方千餘里，而梁縮穀其間，天下有事，則四戰之地也。自梁以東，抵芒碭曰宋，無高山大澤，土地平衍，宜桑、麻、五穀。其民務稼穡而不喜蓄聚，士大夫又多以衣服、飲食、宮室、輿馬相尚。故其俗驕侈，卒有水旱之虞，則糠覈不給矣。然尚文重于爲非，蓋猶有先王之遺風焉。崇禎改元，豫之承平久矣，閭里寧謐，無鷄鳴犬吠之警，而宋歲大稔，畝數鍾，輸銀三分。居官者崇廉節，尙不知有暮夜之金，吏猶無過村落而索飯者。歲暮，老農衣大縑，騎牝馬，讌集進錢百，則儼然上客矣。士大夫之家居者，率爲樓臺、園囿、池沼，以相娛樂，近水則爲河亭游舫，畜歌伎，弄絲竹，花晨月夕，酣讌不絕，風流吟嘯，彷彿晉人。其有或樸魯而不爲放達者，則羣起而非笑之曰：「儉」。迹其風調，蓋亦不減于竹林也。物極則變，氣盛而衰〔三〕，自古有然，況在熹宗七年之後乎！朝廷之上，朋黨相角，如漢、唐之故事，尋洛、蜀之覆車，日盛月新，牢不可拔。其合者則援而引諸要津，不合者擠而置諸危疆，英主之前，公然煬、竈，而君始不信其臣矣。君愈疑則黨愈固，或結宮闈以伺變，或通宦寺以梯榮，賢人君子如郭泰、鄭肅者極少，誰則爲國家任事者乎？在上者雖衡石程書，日昃不遑食，無益也。君子爭于朝，小人爭于野，尤而效之，又何

誅焉。而天下自是亂矣〔三〕。

【校注】

〔一〕自序二 官書局本、三怡堂本作「自序一」。

〔二〕氣盛而衰 而，三怡堂本作「則」。

〔三〕官書局本、三怡堂本在「而天下自是亂矣」後，有「商丘鄭廉識」。原本無此五字。